



“天外”求索文库

【比较文学研究学术丛书】

丛书主编
张晓希

『吉檀迦利』 接受研究 翻译与

Studies on the Translations and
Transmission of *Gitanjali*

曾琼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项目编号: TJWW12—054)

丛书主编 张晓希

Studies on the Translations and
Transmission of *Gitanjali*

『吉檀迦利』翻译与
接受研究

曾琼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吉檀迦利》翻译与接受研究 / 曾琼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12
(比较文学研究学术丛书 / 张晓希主编)
ISBN 978 - 7 - 5117 - 2428 - 1

- I. ①吉…
II. ①曾…
III. ①《吉檀迦利》－文学翻译－研究
IV. ①I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8673 号

《吉檀迦利》翻译与接受研究

出版人：刘明清

责任编辑：邓 彤

责任印制：尹 琦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39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5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 真：(010) 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245 千字

印 张：21

版 次：201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5.00 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ID:cctphome)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求索”文库·天外50周年校庆系列

天外“求索”文库编委会

主任：修 刚

副主任：王铭玉

编 委：余 江 刘宏伟

序

《吉檀迦利》这部泰戈尔的经典之作，从印度到英国，乃至走向整个世界；从孟加拉文到英文，乃至被翻译成世界的许多种文字；它成为20世纪世界文学交流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曾琼所著《〈吉檀迦利〉翻译与接受研究》是一部运用文学翻译理论和比较文学理论研究《吉檀迦利》翻译和传播史的著作。这本书的初稿也是她在北京大学印度语言文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学位论文。

作者系统地整理了国内外对《吉檀迦利》的研究状况和研究成果，对《吉檀迦利》在我国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并给予中肯的评价，对在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的影响作了详尽的分析和归纳；同时还将国外学界尤其是孟加拉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给我国学界，丰富了我们对《吉檀迦利》和泰戈尔的认识。作者运用“吉檀迦利”孟加拉文本与《吉檀迦利》英文本进行二者的对比研究，这在我国的《吉檀迦利》研究和泰戈尔诗歌研究中尚属首次。《吉檀迦利》英文本是泰戈尔本人从他创作的不同诗篇中选择并翻译的，诗集的名称也源自他已有的诗集。虽然泰戈尔的《吉檀迦利》英文本并非他的孟加拉语文本的一对一的原作，但是《吉檀迦利》英文本的全部诗篇都有着与之对应的分布在泰戈尔的孟加拉文不同诗集里的原文。作者采取严谨细致的态度，刻苦学习孟加拉语，又赴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学习一年，在老师的指导下精读孟加拉文的《吉檀迦利》等诗篇，使这一对比研究成为可能。作者通过基于第

一手资料的对比研究区分了泰戈尔的孟加拉文诗歌和英文诗歌的不同特点；对《吉檀迦利》英文本中存在的难点和疑点做出了合理解释。作者对于《吉檀迦利》接受研究将研究范围扩展到了中国以外的亚洲其他国家，还涉及欧洲和美洲的一些主要国家与地区。

在曾琼的求学过程中，她给我留下了两点比较深的印象。一是学习勤奋，我举个例子。为了做好对《吉檀迦利》的研究，她投入了很大的精力钻研哲学，并且把学习哲学与学习外语结合起来。在国际大学主修孟加拉语语言与文学期间，她额外选修了该校哲学系印度宗教与哲学系列课程，其结业论文考核评判为“优秀”，并获得了国际大学印度哲学一年制课程的证书。离开国际大学的时候，孟加拉语系和哲学系的教授都给她写了推荐信，在信中对她刻苦求学的态度和取得的成绩两位教授都给予了非常积极肯定的评价。她还与他人合作翻译了 F. M. 康福德的《从宗教到哲学：西方思想起源研究》（待出版，17 万余字），以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已出版，她译有 10 万字）。为什么要钻研哲学？从她对泰戈尔的研究成果看，虽不能简单地认为她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泰戈尔的诗作，但由于有了更多的哲学知识，因而她在研究中表现了更强的思辨能力和较为缜密的逻辑性。

第二点是，曾琼对学术有着强烈的追求。博士毕业后，她又申请在其他的高校做了有关印度近现代文学方向的博士后研究，完成了“印度文学在新中国的翻译与研究（1949—2009）”研究课题。我国东方文学研究领域成绩斐然的王向远教授，是她这项研究的合作教授。在王向远教授指导下，这一课题得以高质量地完成。曾琼在总结她关于《吉檀迦利》的研究时说：“文学之间的影响从来不是单向的，与东方的相遇早已经在西方的身上留下了烙痕，只不过在殖民主义时代西方没有意识到，也可以说刻意地忽略了这种痕迹。随着对平等的交流与理解的越来越强的呼唤，相信不但《吉檀迦利》可以获得更为深入的理解，印度文学与文化乃至整个东方文学与文化也将得到整个世界的更为公正、客观的认识。”

作为同是研究东方学某一方面的同事，我不能对这样的感悟不以为然，这一定是来源于丰富的研究实践和富于自觉意识的学术追求。

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活跃着两支队伍。一支以学习外国语言文学开始为学术背景，另一支以学习中国语言文开始为学术背景。在我国的外语非通用语种语言文学的研究领域，这样的结构更加清晰，两支队伍一直配合默契。季羡林先生于1980年在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一届年会上就东方文学的学科意义、东方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以及东方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队伍建设等问题发表了意见。他非常明确地指出，高校的中文系和外文系教师这两支队伍应该发挥各自的专长，携手合作，共同推进我国的东方学研究。北京大学的印度语言文学专业在老一辈学者的指导下，多年来一直秉持季羡林先生倡导的这一理念，为两支队伍的合作，为培养从事东方学研究的后续人才不懈地努力。我也为我国东方学研究领域“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趋势感到欢欣鼓舞。

在《〈吉檀迦利〉翻译与接受研究》出版之际，我的脑海里情不自禁地涌出了这些回想。写出来与同事们分享，也与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读者一道分享。

刘曙雄

2013年5月15日

绪 论

《吉檀迦利》是印度文坛巨擘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作品。这部在19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中被认为是“具有完美的形式和个人独创的灵感”^①的英文诗集，实际上是一部由泰戈尔自己捉笔从他的孟加拉语诗歌翻译而来的译诗集。作为一部英文译诗集，诗歌“无序的语法”吸引了西方的耳朵，其半韵的散文几乎在每一篇评论中都得到了称赞，^②在泰戈尔的众多英译诗集中，《吉檀迦利》被公认为是译得最好的一部，“有人甚至将他的译文视为‘第二原著’。”^③英文版《吉檀迦利》可以归入世界文学经典之列。《吉檀迦利》早在1915年就被第一次译介给了中国读者，目前，这部诗集在中国有10种以上的汉语全译本。在众多译本中，《吉檀迦利》的冰心译本最为引人注目。自从问世以来，冰心译本被重版、再版多次，它不仅为普通读者所喜爱，也频繁地被文学研究者所援引和讨论。这其中所彰显的不但是《吉檀迦利》的魅力，同时也是作为汉语诗歌的冰心译本自身所具有的魅力。从这个角度来说，就像英文

^① Presentation Speech by Harald Hjärne, Chairman of the Nobel Committee of the Swedish Academy, on December 10, 1913.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1913/press.html

^② Cf. Nabaneeta Sen: “The ‘Foreign Reincarnation’ of Rabindranath Tagor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5, No. 2. (Feb., 1966), p. 276.

^③ 刘建：《论〈吉檀迦利〉》，载《南亚研究》1987年第3期，第61页。

版《吉檀迦利》被认为是“第二原著”一样，《吉檀迦利》冰心译本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文学文本，是汉语文学的经典。

对经典的研究是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部经典就是一个参照系，“它提供了一个引发可能的问题和可能的答案的发源地”^①，重读经典，将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已有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发现经典之形成的过程。

在这里我们先要对本书所研究的文本对象做出明确界定。本书所关注的《吉檀迦利》，首先是泰戈尔自己所翻译的 103 首英文版《吉檀迦利》，正是这个版本的《吉檀迦利》在 20 世纪初的世界文坛引起了巨大轰动，若非特别说明，本书中所说的《吉檀迦利》均是指这个版本。其次，这部英文版《吉檀迦利》所涉及的孟加拉文诗歌，并不仅限于一部诗集，而是有 10 部诗集，泰戈尔借用了其中一部诗集的名称来为英文版诗集命名。为与英文版《吉檀迦利》区别开来，本书以《献歌集》来指孟加拉文的《吉檀迦利》。在英文版《吉檀迦利》所涉及的包括《献歌集》在内的泰戈尔的 10 部孟加拉文诗集中，选诗最多的 3 部诗集是《渡口集》、《献歌集》和《歌之花环》，在孟加拉语文学研究中，《献歌集》和《歌之花环》均被认为属于泰戈尔诗歌创作中的“吉檀迦利”时期，这一时期又紧密地上承《渡口集》的创作。综合以上因素，本书借用“吉檀迦利”时期这一名称，在讨论中将英文版《吉檀迦利》所涉及的孟加拉文诗歌统称为孟加拉文“吉檀迦利”文本。最后，在汉语译本方面，本书锁定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冰心所翻译的《吉檀迦利》，这个译本是冰心根据英文版《吉檀迦利》翻译而来，全译本初版于 1955 年，冰心此后对该译本未做修改。在行文中，本书将其称为《吉檀迦利》冰心译本。在对《吉檀迦利》冰心译本的研究中，本书还分别援引了吴岩、汤永宽和

^① [荷兰] 佛克马、[荷兰] 蚁布思著：《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39 页。

白开元所翻译的《吉檀迦利》全译本，对这个三个译本本书称为《吉檀迦利》吴岩译本、《吉檀迦利》汤永宽译本和《吉檀迦利》白开元译本，在论述中分别简称为吴译、汤译和白译，其中吴译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汤译为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白译为中国广播出版社2006年版。

在传统的观念里，外国文学与翻译文学这两个概念几乎是等同的，或者也可以说，翻译文学的概念是淡薄的，对一部翻译文学作品的研究往往被认为是对一部外国文学作品的研究，但实际上“翻译文学”并不等同于“外国文学”。首先两者的著作人主体不同。其次从文本角度看，译本是独立于原作的存在。第三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译本与原作所面对的读者群也不同。“翻译文学”作为一个过程，是文学的翻译，作为最终的结果，应该是翻译的文学。^①而本书所要讨论的作为英译诗集的英文版《吉檀迦利》和作为汉译经典的《吉檀迦利》冰心译本，正是经过了“文学的翻译”之后，成为了具有独立文本价值的经典的翻译文学。中国学者谢天振认为，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整体的翻译文学，实际上很值得研究：翻译文学与源语国文学是什么关系？翻译文学与译语国文学又是什么关系？它在国别文学史上究竟应该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这些问题都预示了广阔的研究领域。^②

詹姆斯·S. 霍姆斯(J. S. Holmes)在现代翻译研究的纲领性论文《翻译研究的名和实》中提出，纯翻译研究有两个分支，分别是描写翻译研究和理论翻译研究。其中描写翻译研究包括三种主要研究活动：其一，以译文为中心的描写现存翻译作品的研究，其目的在于翻译史。其二，以功能为中心的研究，这是对语境的研究，探讨在社会文化情景下的翻

^① 参见王向远著：《王向远著作集·第7卷，比较文学学科论》，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7—188页。

^② 参见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比较文学》(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

译的功能，比如在某个时期、某个地方翻译了哪些文本，发生了什么影响等。其三，以过程为中心的研究，关注翻译自身的过程或行为，考察在翻译时发生在译者“脑海”里的“小黑匣子”中的复杂过程。^① 翻译史的书写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但功能研究与过程研究正是本书所关注的。

就翻译过程来看，英文版《吉檀迦利》的原文是一系列孟加拉语韵律诗，泰戈尔从这些诗歌中挑选并将它们翻译、编撰成了一部英文散文诗诗集。《吉檀迦利》冰心译本则是由冰心从英文翻译而成。通过泰戈尔与冰心这两位译者的创造性劳动，这两个译本都获得了极大成功，而本书则试图解析这种创造性劳动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目前我国学界对《吉檀迦利》的孟加拉文原作与英文译诗之间的对比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对于诗人翻译自己的诗歌，现代著名诗人 W. H. 奥登（Wystan Hugh Auden）曾说过：“如果一个天才的双语诗人认为他可以用两种语言写出同一种抒情诗，那还可以令人信服；但是如果他把用一种语言写成的诗逐字翻译成另一种语言，那么读者就很难在两首诗之间找到任何相同之处。”^② 由此可见译诗并不会因为是由原作者完成而就与原诗保持高度的一致性，相反，它们之间的差异可能是巨大的，因此，对孟加拉文“吉檀迦利”文本和英文译诗之间的对比研究就更是《吉檀迦利》研究和泰戈尔研究所必需的。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书厘清了孟加拉文“吉檀迦利”文本和英文版《吉檀迦利》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孟加拉语原诗和英文译诗的一一对比，对泰戈尔在翻译过程中对孟加拉语原诗所进行的改写和再创作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分析，试图描绘出这些诗歌在孟加拉语和英文之间的转变轨迹。在此前提下，本书

^① 詹姆斯·S. 霍姆斯：《翻译研究的名和实》，陈永国主编：《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03—405页。

^② W. H. 奥登：《C. P. 卡瓦菲斯》，黄灿然编译：《见证与愉悦》，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对英文版《吉檀迦利》和《吉檀迦利》冰心译本进行了细致的对比研究，并借鉴孟加拉语和英文诗篇对作为我国外国文学经典、同时也是翻译文学经典的《吉檀迦利》冰心译本进行了全新的审视，并试图对冰心译本中存在的一些难点和疑点提出合理解释。

对翻译的功能研究实际上已经涉及了接受美学和文学社会学的内容。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吉檀迦利》既赢得过西方热切的赞誉，也遭到过尖刻的批评与刻意的冷漠，甚至曾一度销声匿迹，但随后它又重新逐渐进入西方评论界的视野。在我国文学史上，它同样也曾经历过文学接受过程中的起伏跌宕。在这样的接受史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原因。

接受美学认为，就文学的个体阅读和接受而言，它与阅读主体的文学审美经验期待视界相关，这种期待视界是一个实际上的“过滤器”，它在功能上，“起着选择、求同和定向的作用，为阅读和接受规定基本的走向。”^① 这种期待视界不但涉及阅读主体在文学方面的知识与修养，还包括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一般的文化视野以及艺术素养。因此，对于同一阅读个体而言，由于期待视界的变化，在不同时期也有可能对同一部文学作品予以不同反应。而就文学的群体性接受而言，它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既与同时代的文化整体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共时关系，又与作为历史积淀的文化传统存在着历时关系，文学的群体性接受既是时代的总视界与接受的具体视界的相互交融，又是传统的历史视界与接受的现在视界的相互交融。^② 《吉檀迦利》在20世纪为不同读者、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接受的情况，均在这两种接受层次的范围之内。

英文版《吉檀迦利》的成功是20世纪东西方文学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得西方文学和文化被迫正视另一种异质的文学和文化。近代西

^① 朱立元著：《接受美学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07页。

^② 参见朱立元著：《接受美学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46页。

方学者和大众对印度文化的关注由来已久，但这种关注的态度往往离不开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论述的三个范畴：猎奇者的好奇心，与帝国权力的行使攸关的视角和文化保护者的态度。^①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往往是将印度作为一个被动的对象，以俯就的姿态在它那里寻求自己所感兴趣的东西，并对印度做出扭曲的解释。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期，印度文学的英文译者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来自英国的行政官员，另一类是基督教的传教士。^② 前一类的代表人物有曾任印度最高法院法官的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琼斯通过他所翻译的《摩奴法论》、《沙恭达罗》和多种颂诗以及他自己的各种论述和阐释，勾勒了懒懒散散、逆来顺受、狡诈而又缺乏自治能力的印度人形象，其译著暗指是英国人的到来为印度人建立了秩序，英国文明“净化”了印度文明。后一类的代表人物有威廉·沃德（William Ward），在他的三卷本译著《印度教教徒的历史、文学和神话综览（*A View of the History, Literature, and Mythology of the Hindoos: Including a Minute Description of their Manners and Customs, and Translations from Their Principal Works*）》的序言中，他宣称：“但是让印度获得她所需要的更高的文明吧，她是可开化的；让欧洲文学注入她所有的语言中，……道德文化和科学将从印度的中心扩展到亚洲各地……”。^③ 在这段话中，对于印度，沃德使用了“她（she）”这个代词，这正暗示了他对于印度的态度：认为前者是一个相对于英国文明处于弱势的他者。可见，无论是在琼斯还是沃德那里，无论是在官员还是传教士们的译作中，印度文明都是低级的，都是需要被开化的。而《吉檀迦利》的出现则打破了这种不均衡的关系，它对居高临下的西方文化进行了一次成功

^① 参见〔印度〕阿马蒂亚·森著：《惯于争鸣的印度人：印度人的历史、文化与身份论集》，刘建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09—110页。

^② Cf. Tejaswini Niranjana: *Si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 19.

^③ Cf. Tejaswini Niranjana: *Si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 21.

而强有力的冲击，使得西方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角度。为了给《吉檀迦利》的成功寻找一个合适的理由，《诺贝尔奖委员会给泰戈尔的授奖辞》甚至不得不宣称“……这部诗集已经名副其实地归入了英语文学（English literature）^①，因为作者本人虽然在教育上和实践上是本民族印度语言诗人，但他已经给这些诗歌穿上了新装……”。^②

《吉檀迦利》在20世纪前期的风行并不仅限于英美地区，既然如此，那么学界对其接受情况的研究也就不能只关注英、美两国，而即便只研究《吉檀迦利》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英、美也无法代表整个西方。此外，对《吉檀迦利》的接受也并不仅限于西方，它所引起的轰动同样迅速席卷了亚洲和拉美地区，虽然学界对《吉檀迦利》在中国的接受情况已进行了不少研究，但对于它在中国之外的亚洲和拉美地区的接受情况却少有涉及。针对《吉檀迦利》在20世纪初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的热潮和它在不同地区、不同语种文学中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本书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入的研究。在以地域为基本划分单位的基础上，本书对《吉檀迦利》在不同语种文学中的译介情况进行了介绍，并由此对它在不同地域、不同语种文学间的传播和接受情况进行了剖析，试图为学界尽量呈现出真实而复杂的《吉檀迦利》接受图谱。在这个过程中，本书既观照了各地区各语种文学接受情况的相似之处，又区分了同为印度文学组成部分的南亚不同语种文学之间的不同，同为亚洲国家的中国与日本的不同，同为欧洲国家的俄罗斯、英国、西班牙的差异，同时还兼及了拉美地区对《吉檀迦利》做出的反应。这种接受的差异性，充分反映了各民族、各语种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折射出文学的接受尤其是群体性的

^① 在诺贝尔文学奖1913年的《诺贝尔委员会给泰戈尔的授奖辞》中，此处的原文为“English literature”，在陈映真主编的《诺贝尔文学奖金集》（台北：1985）和林凡所翻译的《诺贝尔委员会给泰戈尔的授奖辞》（《饥饿的石头〔附录〕》，桂林：1983）中均译为“英国文学”，但笔者以为此处译为“英语文学”更为恰当。

^② Presentation Speech by Harald Hjärne, Chairman of the Nobel Committee of the Swedish Academy, on December 10, 1913.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1913/press.html

文学接受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学行为，并再次提醒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正视和严肃对待不同地域和语种的文学，不能简单地以某一概念概而论之。

在利用泰戈尔的母语孟加拉语对其进行研究这一方面，目前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这应当说是我国泰戈尔研究的一个遗憾。本书希望通过《吉檀迦利》的孟、英对比的翻译研究，为我国的泰戈尔研究开辟一个新的领域，并将更多孟加拉语学者的研究成果引入国内学界。借鉴他们的视角来研究《吉檀迦利》与泰戈尔，将促使我国目前已有的泰戈尔研究向纵深发展。季羡林先生曾指出无论从历史长短还是翻译作品的数量以及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来看，中国都是世界之“最”，他还在《再谈翻译》一文中提出，翻译应注重质量而不是数量，缺乏质量的翻译不值得追求。^①面对目前我国不断涌现、翻译质量良莠不齐的《吉檀迦利》译本，加强对翻译文学的研究和批评势在必行，这对于整个东方文学学科的建设来说也是大有裨益的。这也是本书对《吉檀迦利》冰心译本进行研究的目的所在。

泰戈尔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既是诗人，又是小说家、作曲家，还是哲学家、教育家，在20世纪前30年他曾在亚洲和欧洲举行过多次与宗教、哲学、政治密切相关的讲座，出版过多部此类题材的作品。因此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他的形象也具有多重性，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诗人和文学家的泰戈尔，作为一个人的泰戈尔和作为一个传奇的泰戈尔这样三种形象。本书以《吉檀迦利》为切入点，希望通过分析这部诗集在不同地域和语种文学间的传播和接受，来考察作为诗人和文学家的泰戈尔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还诗人泰戈尔以诗人的身份，为泰戈尔在文学史上的接受研究廓清一个范畴。

^① 参见季羡林著，季羡林研究所编：《季羡林谈翻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第17页。

本书主要从翻译和接受两个方面对《吉檀迦利》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全书除绪论外，分为五章。第一章研究综论，对目前已有的国外和国内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予以评论。第二章、第三章分别是孟加拉文“吉檀迦利”文本和英文版《吉檀迦利》、英文版《吉檀迦利》和《吉檀迦利》冰心译本的对比研究。第四章、第五章所研究的是《吉檀迦利》在世界不同国家、地区的接受情况，涉及地区有亚洲、欧洲、美洲。在研究方法上，本书首先倚重于文本细读，在对诗歌进行细致对比勘读的基础上，借助现代翻译研究理论、后殖民理论和传记研究理论展开对《吉檀迦利》诗歌的翻译研究。在传播和接受研究方面，本书对诗集的译介、传播与影响进行了剖析，在分析过程中借鉴了接受美学与文学社会学的相关理论，探讨了传播与接受的深层文学与文化原因。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吉檀迦利》研究综论	1
第一节 国外研究述评	1
第二节 国内研究述评	9
第二章 孟加拉文“吉檀迦利”文本与英文版《吉檀迦利》 的对比研究	17
第一节 英文版《吉檀迦利》的诞生	18
第二节 论英文版《吉檀迦利》对孟加拉文文本的删减、 增加与整合	23
第三节 翻译中的重写：对英文版《吉檀迦利》 再创作的研究	36
第三章 英文版《吉檀迦利》与《吉檀迦利》冰心译本 的对比研究	49
第一节 剖析经典：探寻《吉檀迦利》冰心译本之美	50
第二节 从与英文版《吉檀迦利》的对比审视冰心译本	60
第三节 再论冰心与她的《吉檀迦利》	73